

新民晚报 | 金色池塘 / 晚晴风景

在现场

汤爷爷的二胡悲喜

文 / 陈连官

一场初秋的新雨后,走进了老港镇建港村的“美丽庭院”,便和汤爷爷相遇了。

那天在浦东东南乡野的相遇,是汤爷爷二胡琴声的引领。在走过了清清爽爽的宅前屋后,“海燕说媒”的琴声让我驻足于汤家宅里的汤爷爷面前。

新雨过后的阳光不是十分热辣,清新又柔软。汤爷爷就坐在家门口前,手握二胡,拉着我熟悉的沪剧曲调。此情此景,久远的乡情乡愁在传递,雨后飘荡的回忆让人深感生活的美好。

我随汤爷爷起身走进屋内,在木制的小矮凳上坐下于汤爷爷的膝前,开始了就像孙儿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。

汤爷爷名叫汤桂初,今年92岁,一生厮守在老港建港村12组的汤家宅里。随着他清脆爽朗的叙述,我便追随着汤爷爷92个春夏秋冬的风风雨雨。

这把二胡是他20岁不到时,步行到大团镇上买的,屈指一算,70多年了。他说,琴弦换了无数次;他说,种地收工累了,便拉拉,都是一些老曲。

这把二胡随他串村走巷,和其他人



■ 汤桂初近影

一起组建了“清音班”,拉响在老港的阡陌,成为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问,还去参加清音班吗?他说,当时的伙伴都走在了他的前头,年轻人不想学了。话语间,他有着那么的一丝失落,淡淡的。

汤爷爷的祖上来自当时南汇县城惠南镇的北门,刚来建港村时,这里是一片芦荡之地。汤爷爷听他奶奶说过,那时真

的是吃不饱穿不暖,住在用芦苇搭建的“环龙棚”里。日脚(子)就是这么的艰辛。通过劳作,在他的爷爷置下一百多亩的荡地后,便在建港村繁衍子孙,汤家宅也成为这方土地的大户人家。

世事无常,汤爷爷的父亲过早去世,他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20多岁时,他随亲戚到嘉定去学木匠手艺,两年后满师回到了村里,吃起了“百家饭”,带了七八个徒弟,“汤木匠”名响乡里。

汤爷爷就这么地想着说着,我在他膝前就这么地倾听着。他抚摸着二胡的琴杆,拉响着岁月的悲悲喜喜。

经风过雨的汤爷爷,性情甚是豁达。他说他已无所求了,子孙成材成长,和和睦睦,一早醒来,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。

汤爷爷对建港村12组的“美丽庭院”建设赞不绝口,他说,风景美了,人也美了。

庭院里建起“睦邻点”后,原先不出门的老人便常常聚在一起。汤爷爷也拿着那把伴了他70多年的二胡,去睦邻点里吹拉弹唱。

拉着二胡的汤爷爷说,现在的生活,在美丽的庭院里,就是这么舒心。

父亲母亲

那一年,正是莲花盛开的时节,母亲病了,得的是绝症——肺癌晚期。

当医生把一纸诊断报告递给我时,“肺癌晚期”这四个字就像一把利剑直刺我的心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医生告诉我:“你母亲的肺部肿瘤已发生转移,无法手术根治了,现只能接受保守治疗,生命最乐观地预计在一年半左右。”我藏起诊断报告,强作镇定地来到母亲的病床旁,用极其婉转的语言告知病情,意欲掩饰真情。但聪明的母亲早已从我的泪痕中读懂了一切,快人快语的她打断了我的话:“直说,我还能活多久?”当我哽咽着把医生的乐观预计和盘托出时,母亲竟然若无其事地对我道:“傻丫头,一年半的时间,也就是说还有五百多天,时日还多着呢,来吧,该怎么治就怎么治,积极配合医生治疗。”

肺癌晚期的保守治疗之一化疗是件折磨人的事,大剂量的化疗药在毒杀癌细胞的同时把正常细胞也一并杀伤,母亲身体的免疫力急剧下降,人逐渐消瘦,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强烈刺激着她羸弱的身体,每一个疗程的医治,对母亲的身心是一次严重的摧残,剧烈的呕吐常常让她气喘吁吁、瘫软在病床上,一旁陪护的我看着母亲这般痛苦不堪的模样,心痛得要放弃化疗,母亲则用她气若游丝的声音说:“相信现代医学,听医生的话坚持下去,否则会前功尽弃的。”就这样,母亲用顽强刚毅的精神坚持到整个疗程的结束。而每当医生考虑母亲年纪偏大,用药有些踌躇不决时,她毫不犹豫地表示:“用吧,就当作临床试验,我把老骨头如还能派点用场也算值了!”

化疗药物需通过静脉穿刺预埋留置针来输入体内,有别于一般的输液,扎针技术要求很高,这对经验不足的护士来说既是锻炼又是考验。母亲因年老血管脆化,静脉穿刺更加困难,预埋留置针就像是打一场艰难困苦的仗,总得有几个来回攻破才能成功。每次扎针完毕,年轻的护士如释重负,歉意有加,母亲却连连安慰:“没关系的,只要我的手臂还能‘见缝插针’,你们尽管去扎吧,多实践了自然会有经验。”我望着母亲布满了一个个血点子的手臂,心里满是疼惜。

豁达开朗的母亲,在治疗间隙还充当起防癌、抗癌的宣传员,她常常以自身的抗癌经历,鼓励那些失去治疗信心而对生命绝望的病友:既然病魔已侵蚀了我们的身体,就应该坦然面对,振作起精神来,丢掉颓废的情绪,用坚强的意志力去战胜癌细胞,与时间赛跑,与病魔作斗争,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延长生命。在人人神情凝重、沉闷的肿瘤病房,她用那沙哑的嗓子唱起越剧名段,柔婉的歌声感染了病房,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,母亲趁势劝病友:“保持愉悦的心情是抵抗癌细胞的第一武器,虽然我们的生命似莲花终有凋谢的时候,但孕育的莲子留下清新的芳香沁人心田。”

是啊,母亲,你的人生生涯不正是那莲的真实写照么?你永远是在我心中的那一朵莲。

开在我心中的那一朵莲
文 / 紫荆

快人快语

生命传承

文 / 连靖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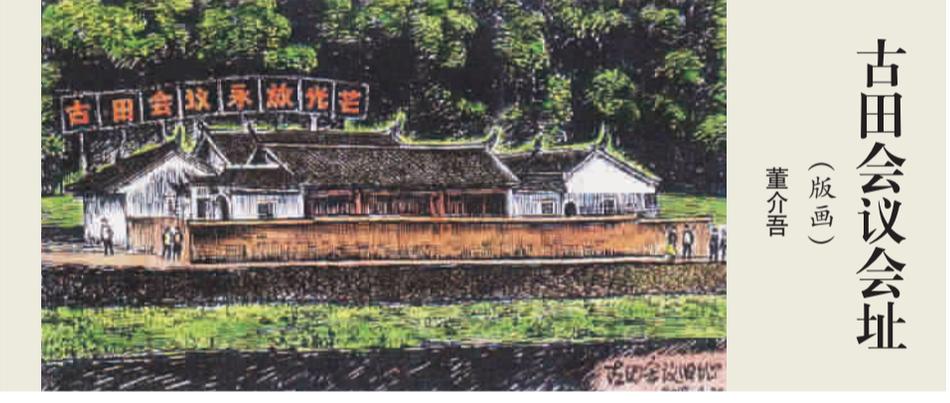
夜班,留守急诊病房。接待了一位97岁多脏器衰竭老太太的六个子女,他们详细询问老人病情,征询治疗意见,了解预后转归,一番沟通平和流畅,老太太于午夜前故去。

本来想着大半夜的,死者家属又得在病区里大哭小叫,折腾一番,没想到出奇的安静坦然。老人走得安详,子女辈送得庄严镇定,整个病区医护及其他病家对这一大家庭的表现,肃然起敬。

为医这么多年,见过各式送终场景:有呼天抢地的;有嘤嘤抽泣的;有指责谩骂的;有反目争执的;有通知子女久候不至的;也有床旁冷清,无人问津的;甚至挑衅滋事,别有用心……只有这一家,六个子女携家人,齐刷刷聚齐,态度一致,没有喧哗,不闻哭声,站在床边作最后告别,整个现场宁静而不乏庄重,没有人为地惊扰病房其他病人。

忍不住为这位老人及她良好教育下的子女们的素质点赞。

世间万物,皆是自虚无处来,向虚无处去,轮回循环,只是归去。然而优秀的家风,不只影响一代人,会代代相承,造福子孙万代!



古田会议会址

董介吾 (版画)

孝道故事

他的脚步急行为尽孝

文 / 周彩燕

朱姓,是上海一个特色姓氏。上世纪80年代末,在全国仅居第14位。而在上海,则居全市第4位。在上海朱姓留下的各类人文景观中,当数青浦朱家角最重要。朱姓所建的园林,明代有朱豹建于长宁区法华镇的怡老园。

这个朱豹,其实出生在千年古镇新场,古名为“石笋里”,以盐业繁荣市镇,拥有“浦东十八铺,新场第一镇”和“小小新场赛苏州”的美名。朱豹是明朝正德年间中进士的,在浙江奉化任知县期间,他仗义执言、刚正不阿。不少达官显贵把他当作拉拢腐蚀的目标,但是他丝毫不为所动,屡屡严词拒绝。调任余姚当知县后,善于针砭时弊的朱豹大胆改革里甲中的弊端,因政绩颇佳,受到朝廷的赏识与百姓的爱戴,又升任监察御史,专门考察官吏,用现在的话就是中央组织部的部门负责人。由于剖析时政切中要害,论事剀切入理,后来他又被调至江西军中任职,在清理军务时,正当江西宁王朱宸濠南昌兵变之后,岁荒多盗,朱豹不忍眼看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发粟赈饥,救活民众数千。“河工兴,盗自无”,朱豹又借机释放死囚30多人。后又去福州主持军务,当是目前的大军区负责人了。

拳拳赤子心,殷殷爱民情。朱豹虽身居高位,却从不以自己为尊,总能礼贤下士、清廉俭朴。一向低调的他在乡里出行也从乘

轿。他说,我本不高贵,只有与老百姓平起平坐,为民谋利,百姓才会惦记着你,信任、支持和拥护你。

当然,最令人称道的要数他疾步匆匆,为父送行的故事了。朱豹的父亲朱曜是明代《上海县志》的编纂者之一,后为清江提举(明代督造船只的官,每年造船五六百艘)。据《海曲诗钞》上所言,朱曜是松江府上海县下沙场新场人,朱豹发达后始迁浦西上海县二十八保。朱豹为人刚正清廉,在福州任知府时父亲突发恶疾去世,便赤脚步行30里回家尽孝。根据当地的习俗,父母过世,儿子必须披发赤足,回家守制。朱豹赤足散发,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扶着灵柩的感人场面,无不让沿途的父老乡亲们赞叹和感动,于是乎,“士民哭泣追送”。事后,孝顺的朱豹又为父亲守墓斋戒三年。

新场因盐而繁荣,文化也因经济的繁荣而昌盛。朱豹的诗词流丽清逸,作品甚多,有《朱福州集》传世。其诗词128首,奏疏10篇,均被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。除了朱豹,新场籍文学家的作品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还有朱国盛、叶映榴等人。朱豹的儿子朱察脚,自称醉石居士,系国子监太学生。和父亲朱豹一样,察脚不仅才华横溢,著有《朱邦宪集》十五卷,而且慷慨任侠,与他父亲一样做了很多善事。